

东藏记

宗璞著



周良沛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周良沛 主编



东 藏 记

宗 璞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藏记 / 宗璞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6

(云南文学丛书)

ISBN 978-7-222-11916-1

I. ①东… II. ①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0950号

出 品 人 李 维 刘大伟

责任编辑 唐贵明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校对 毛 雪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云南文学丛书》周良沛 主编

书 名 东藏记

作 者 宗 璞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916-1

定 价 40.00元

出版说明

“七七”事变引爆全面的抗日战争后，“北京”、“清华”、“南开”三大著名学府从北平、天津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开学。一九三八年四月，又迁昆明，后来先迁蒙自的文法学院，也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它因陋就简，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与科研的发展，培养了各方面的、其中不乏尖端人材，成为教育史上一大奇迹，成就了它极其光辉的一页。“联大”校址立的纪念碑之碑文道：

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诤诤，作一士之谔谔。此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此“一代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对后人可思之处多矣；对于将读小说中“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筋吹，情弥切”的一代知识人者，除了先从碑文了解“联大”之所以是“联大”，并非简单从形式上可以仿效的模式，同时碑文何尝不是与此小说可以同享的，乃至帮助我等深读小说之文学！

文采斐然的碑文，出自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之手。他是“联大”的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此前曾是“清华”兼任校务会议代主席的文学院院长。他拒绝留在北平而南渡。抗战胜利后内战时期，许多朋友劝此时在美国客座的他留下，他谢绝了，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派人接他南下，他更是坚决拒绝，是深知“南渡”未能“北返”的民族爱国主义者。本书作者宗璞正是他的爱女。当年，十岁的宗璞，随父举家南迁，在现实中，正似小说中的历史系教授孟弗之的次女嵎（孟灵己）。虽说十岁不算大，但国难催人早熟，她已能帮助家里料理不少事务，不仅亲历跑警报、物价飞涨，柴米油盐威逼这些知识分子基本民生之困的世态，更看多了，熟悉了父亲周围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毫无疑问，小说中的一切，都有它的原型。为小说，它也是一切文学艺术所动人的基点——真实的酵母。但它不是纪实之作，是地地道道的小说，是对生活的原始状态有所剪裁，更有艺术概括的文学作品。所以，作品中的大学也名为“明仑大学”。这也给了作者更大的艺术虚构的空间，避免书中事事被人“对号入座”惹起的争议和麻烦。但书中出现的校址和教授们活动的地方，又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作品中的原型，是“西南联大”。

它虽然不乏许多动人的细节，某些个人的遭遇，也不能说它没有故事，但它绝非一般以讲故事所构成和取胜的小说。然

而，以“联合大学”，更确切地说，以“联大”人的“使命与抗战相始终”的纠结，又是一出“一代盛事”的活剧。

小说开篇，用了很大篇幅从昆明的云，到逃难看到昆明处处花树“想不到逃进了花园”的感觉，到吃米线忘了“免红”（昆明人讲不要辣椒）而辣得不行，到路遇这个又那个，或开初跑警报的慌乱，到后来的从容乃至无所谓，其中有的对话，说的都是滇腔滇调，这是一些本土作者写的乡土小说都缺乏的。这样铺开来非常生活化的描写，对于看惯以编故事为小说的小说，一时都摸不准作品笔墨之纵横。待再跑警报，学生带着“马扎”（小板凳）到郊外去上课。一个小山头的坡地，一面是孟弗之大讲宋朝积贫积弱之因果，及仁人志士的正气，另一边是梁明时在讲数论。“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之声与“哪里有数，哪里的美”之声相碰撞，不能不说是抗战中的一道很壮丽的风景。城里被炸，为看护仪器没有跑警报的庄贞辰教授，当实验室震坍，待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好好站着。他倒不了，因为半截身子埋在土里。他仍紧紧抱着光栅，光栅完好无损”。这也无疑是座英雄的塑像。

这些知识分子从北平“跑”到昆明，在昆明还要“跑”警报，从城里“跑”到乡下住，滇南滇西战事吃紧，又要他们迁校“跑”西康，前途难测，艰苦必然，他们仍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我们决不投降！”

为此，他们花光了战前的积蓄，卖了可以换钱的一切，乃至过去读书人认为“斯文扫地”——家属上街摆摊卖面食。苦熬苦撑地活下去，苦熬挺直地“决不投降！”

为此，芸芸众生仍不可缺那虽然极有学问，却不修边幅，傲然无羁，任纵烟酒，恋滇乃恋滇产烟土的白礼文；以及是个好人，也有学问，又极能与时俱进地适应各种需要、还无买官

卖官的年月，懂得怎样为自己提升教授进行活动，能动脑筋弄点钱改善生活的钱明经；还有热衷于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都与其教授身份极不相符，一身小市民气味的尤甲仁夫妇等等。用笔不多，都栩栩如生。那恋云土的白礼文，三迤的文化人不少都识其原型，在感受它艺术的真实和生动中，也带来太多感叹。

这些描写的生动，无疑是作品成功的要素，更多人物、情节的动人，更是吸引读者的保证。如峨（孟离己）被她私恋已久者所拒绝后，情绪动荡在无比的伤痛中，信口接受了原先她毫无准备者的求婚，恰恰是心灵崩溃的情感异化，此时车祸又让男的死了女的还活了下来时，她真诚地以一个未亡人来接受命运对她如此肃穆的安排，以及一对美满的夫妻——卫葑与雪妍正沉浸于得子的狂欢时，雪妍在为婴儿洗尿片时落江呼救无人的景象，惨不忍睹……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危难的联想，男子不轻弹的泪，是沉重的。

在那乱世，在一页伟大的历史时段，芸芸众生，都于作品中有个交待，被这战时的风云纵横交错地扭结在一处了，就连那只家犬——柳，也在雪妍落江求救无人时，下水咬着她的衣服拖她时一同溺水而亡，死得很悲壮。葬在雪妍的墓旁，也很人性。

雪妍才做母亲就离开她那还不满月的婴儿去了；雪妍的邻居，那一对没有祖国，为中国接纳的流亡犹太人，太太又有喜了，准备做母亲；大学新一届的毕业生，大批上滇西前线，为盟军做翻译；进滇时还是孩子的，此时又进入到这同一所大学；本是地下工作者，雪妍的丈夫卫葑，在丧妻之痛中，为他的信仰，托子于人又奔往新的征途；为日军所逼，要迁校再“跑”的教授们，仍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我们决不

投降！”

生之路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是必然的，但道路总是向前的！

韩国总统朴槿惠曾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女儿的笔下，允许她领着读者永远在黑暗中摸索么？

千变，万变，人世都有于义于道不变的运行秩序，它也是“告来哲”的哲学吧。这也是学者们称此书“蕴含东方传统哲学文化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的精神内涵”之故吧。这在作品行文的语言，某些章节结构的形式，都可以看到两者借鉴、接收、相映的存在。

不过，小说开篇那么从容地铺陈开来，又能那么自如无隙地圆满，自然显示了作家的艺术功力，但那么多零星散落一一淡然自若出现的个体，是需要超强的记忆力，才能开始对他们一一有个印象，并找到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若作者一开始能以另一招：使读者随着他们每一位的出现不是太生活化地相遇点头匆匆来去，那么，作品与读者也肯定可以贴得更紧。但无论怎么说，它都是当代文学中独具宗璞艺术个性的一本书。

它曾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可是，如今的读者已不允许以奖论书——在各种评奖的公信力普遍下降时，更是如此。但“茅盾文学奖”还是其中一个较干净的品牌。就从此书的艺术品格看，作者也是绝不可能与拉票、贿奖者之流合污的，所以说：此奖还是找准了对象。

此书是作者四卷本长篇《野葫芦引》可以独立成篇的第二卷。葫芦（*Lagenaria siceraria*）原产印度，攀援草本。果实因品种不同而形状各异。有药用、食用的，有作盛器、水瓢的。果

壳入药，性平，味甘，主治水腫腹脹等症。元曲中常用“葫蘆提”，猶言糊塗。關漢卿《竇娥冤》第三折“念竇娥葫蘆提當罪愆，念竇娥身首不完全”，民間更有“不知葫蘆里賣的什麼藥”之說。《野葫蘆引》取其何意為書名呢？它絕不會是賣關子要你不知它賣的什麼藥，食用也難牽強附意，要么，當它為盛器，盛儲歷史的記憶，或藥用，借鑒歷史，是能治病的。這些猜揣，不知與作者的原意有多大距離？



冯友兰先生与女儿宗璞在三松堂书房

当晚译初带着弦人
 并无特别表示。只说
 的在不知多少，便咱仍这
 说：“你是明快有余，
 谨慎小心。”对译儿说



宗璞及其手迹

译都推下。比这
 气不好，急躁更甚。老
 “……”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



冯友兰先生（1895—1990）与夫人任
载坤（1894—1977）在颐和园玉兰花下



夫婿蔡仲德



20世纪70年代末面迎新时期的宗璞



宗璞与蔡仲德在美国

新 序

《东藏记》是我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第二卷，能在云南出版，我真高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永远记得抗战时期那一段艰苦而又充满信心的蓬勃有朝气的生活。我们在昆明时很怀念北平，后来回到北平又时时怀念昆明。现在常住北京，昆明也不能忘。希望更多的云南朋友读到这本书并喜欢这本书。

宗 璞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